

你这辈子做过最羞耻的事是什么？

大概就是，为了报复频繁骚扰我的上司，我撩到了他儿子，比我小六岁的小奶狗。没想到奶狗更会撩，老阿姨沦陷了.....

（虚构故事，改编自朋友真实经历，愿你阅读愉快~）

1

「姐姐，我好想你。」

顾扬一进门就紧紧抱住了我，嗓音里带着一丝沙哑，或许还有一丝甜腻的缠绵。

他天生就眼泛桃花，再配上那张染上几分色气的俊俏脸颊，能迷倒一大片同龄和年纪更小的少女。

年轻的小男孩体温滚烫，我有些无奈地推开他，揉揉他毛绒绒的脑袋：「好了，赶紧来吃饭。」

顾扬越过我，抓起桌上放了冰球的杯子，喝了一大口可乐，往我这边看时又眸色微暗：「姐姐，你少喝点酒，前两天还说胃疼。」

我不想跟顾扬计较这些小事，把最后一道菜热好端上来。

「姐姐，你不跟我一起吃吗？」

他小狗似的眼睛可怜兮兮地望着我。

「我吃过了。」

我淡淡地说：「赶紧吃饭，吃完走人。我还有个方案要做，今晚没空伺候你。」

「姐姐，你怎么总是翻脸不认人啊？」顾扬抓了把乱糟糟的头发，委委屈屈道，「工作可以明天再做啊，我后天就要去外省集训了，接下来半个月都见不到你。」

我已经打开电脑，闻言嗤笑一声：「我倒想明天做，你爸能同意吗？」

「所以我就说，把我们的事告诉他嘛，免得你天天都这么辛苦！」

「可别。小少爷，我是凭实力站在这里的，让你这么一嚷嚷，倒像我靠睡老板儿子上位似的。」

「嘭」地一声巨响，顾扬已经踢翻了小木凳，气冲冲地站了我面前，眼圈红红的：「姐姐，你每次都这么说。在你心里，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！」

我在心里叹气。

还能是什么关系，床伴啊。

这事，我本来以为顾扬心里是明白的，然而最近一段时间，他非拽着我去看一些傻 X 电影，又要去游乐园和海洋馆，还给我买棉花糖写情书。

我不由开始怀疑，这小孩是真的想跟我谈恋爱。

顾扬今年 19 岁，刚上大一，是我们公司老板的儿子。

我把他睡了这事，从一开始就存了点报复的心思。

报复他爹顾正阳总是借着工作的由头，有意无意地拍我的肩，摸我的腿，戳我的腰，说点荤话，送点珠宝。

为了表明我并不想当一个成年男性的后妈，我只能跟他发展点其他关系了。

2

刚进这家公司，是我硕士毕业那年。

那年我 24 岁，从上百位面试者中脱颖而出，还谈到了五十万往上的年薪。

它足够我在这座一线城市活得滋润，只要我不接济家里。

15 岁那年，爸妈生了弟弟，还是一对双胞胎。

他们打的算盘特别好：「秦昭，再过七年你大学毕业，到时候我和你爸也老了，你两个弟弟上小学，正好你负责。」

我把家里人的电话号码全部拉黑，无视了我妈「你两个弟弟都上不起学了」的哭诉，和我爸「像你这种冷酷恶毒的女人根本没人会娶」的诅咒，将他们从好友列表里移除。

之前，我把户口从家里迁出来时，给了他们二十万的买断费用。

从那时候起，我就当自己没爹没妈了。

工作后的第二个月，因为拿出的方案给公司带来数百万收益，我提前转正，并于一年后晋升项目负责人。

如果不是老板顾正阳，我的职场之路大概会一直一帆风顺、扶摇直上下去。

顾正阳虽然年纪不小了，但人保养得很好，身材不错，衣品又好，看着很显年轻，好像才三十出头。

公司里不少单身的姑娘，对他都有那么点想法。

除了我。

我不傻，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借着酒劲，对二十五岁的姑娘倾诉心事，说自己妻子病逝后独自抚养儿子长大，有多么寂寞和辛苦，而他本人又是多么洁身自好——这意味着什么，我很清楚。

顾正阳喜欢我，这种喜欢里，情欲的成分要远远高过单纯的心动。

但我不愿意，尽管答应他的话，我的路可能会走得更顺。

成年人都知道分寸，他也不逼我，毕竟除去年轻貌美之外，我同时还是个很好用的、能给公司创造收益的员工。

所以他一边正常给我安排工作，一边继续撩拨我，送礼物、制造肢体接触、试探我的底线。

我烦不胜烦。

直到那天下午，顾正阳出差前扔给我一把车钥匙，让我去接他儿子回家。

我把车开到本市最好的大学门口，找了一圈，没找到顾扬，只好给他打电话。

连打了七个他才接，语气里透着一股不耐烦：「谁啊？」

「顾扬，我是你父亲公司的员工，他让我来接你回家。」我保持着公事公办的冷漠语气，并在他开口之前及时截住接下来的话，「报个地址，不然我会去你们学校的广播站和论坛发布寻人启事。」

我在大学附近的酒吧里找到了醉醺醺的顾扬。

灯光昏暗，音乐放得震天响，台上几个大学生扯着喉咙在唱老王乐队的《我还年轻，我还年轻》。

我穿过躁动的人群，从沙发上捞起顾扬。

他穿了件黑色卫衣，留着毛绒绒的短发，戴着钻石耳钉，轮廓深邃。一双眼睛里雾气朦胧，眼尾狭长，又因酒意染上微红，嘴唇也是艳红的。

原本顾扬还赖着不肯走，我砸了个酒瓶，才唬住旁边那群起哄的小孩，把人拖走了。

顾扬个头高，我好不容易把他弄进车里，汗已经湿了后背。

跟着导航开到顾家别墅门口后，他忽然凑过来，靠在我肩头嗅了嗅：「姐姐，你身上好香。」

人的欲望与恶念本就是一瞬间出现的。

在这辆车上，顾正阳曾经借着谈完生意送我回家的名义，隔着裙子在我大腿上轻轻摩挲。

他的拇指上戴着一枚昂贵的帝王绿扳指，通透润泽，只这一枚，就够我五年的薪水。

他是故意的。

似乎儒雅随和，但胜券在握。

而如今，我和他儿子坐在这辆车上，天色漆黑，车灯昏暗，酒气蔓延，气氛正好。

我勾了勾唇角，解开安全带。

蓄意勾引，若即若离。

顾扬眼睛通红地望着我，又不敢轻举妄动，只好嗓音沙哑地撒娇：「姐姐，我好热.....」

我轻轻地笑了：「怎么办？姐姐只能让你更热。」

3

顾扬很年轻，直白热烈。

整个过程中，他一直反复地叫：「姐姐，姐姐.....」

他的身上带着年轻男孩特有的气味，清新，迷人，但此刻深陷情欲，又格外令人心动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在顾扬的卧室醒来。

他还在睡着，一条胳膊搭在我胸口。

昨晚喝了酒，又折腾了半夜，他睡得很沉，我把他胳膊挪开，小孩也只咕哝了一声，没什么大反应。

顾正阳给我打来了电话：「秦昭，小扬昨晚没给你添麻烦吧？」

「没有。」

大概是昨夜太过放纵，一开口，我才发现自己的声音沙哑得厉害。

顾正阳低笑一声，声音忽然带了些温柔缠绵：「小昭，你别这么跟我说话，我会误会的。」

呵呵，你慢慢误会吧，反正我睡的是你儿子，不亏。

我在心底冷笑一声，挂了电话。

顾正阳很快又发了微信过来：「诚基那个招标方案的最后一版，你再发我一份备用。」

我盯着消息，半晌没作声。

顾正阳总是这样，在工作和私事的状态里随意切换，他倒不介意，却把我的生活搅得混乱不堪。

上一次，我去他办公室送文件，他手指从我手背缓缓滑过，就让突然闯进来的前台看了个正着。

后来公司里关于我的流言纷纷扰扰，什么难听话都有，还是我去说了软话，又请他吃饭，他才肯出面将流言澄清。

他终究长我十五岁，论手段，我敌不过他。

可顾正阳的公司又是行业龙头，如果辞职，我去别的地方，很难再拿到这么高的薪水。

我有些出神，光着两条腿在床下站了一会儿，身后忽然传来顾扬的声音：「……姐姐？」

嗓音里带着几分刚清醒后的惺忪。

我收敛心神，转头看着他，笑笑：「你认识我是谁吗？」

顾扬点点头，揉了揉凌乱的短发，跳下床，去浴室洗澡：「你昨晚说了，你是我爸公司的员工。」

他的镇定令我微微意外。

原本以为顾扬醒来后肯定会质问我昨晚的事，我连借口都已经编好了。

不过想到昨晚在酒吧里看到的场景，我倒有些明白过来。

现在很多小年轻玩得比大人开放多了，而顾扬作为典型富二代，大概早就习惯了这样的一夜情了吧。

这样也好，大家心照不宣，玩完就算，各不相干。

我换好裙子，踩着高跟鞋，出门前跟他挥了挥手：「再见。」

然而，我万万没想到，刚上车我就接到了顾扬的电话：「你去哪儿了？」

我懒懒道：「打车回家啊。」

真要命，白衬衣让这位小少爷揉得皱皱巴巴，上面还有星星点点干涸的不明痕迹。

我不由反思了一下，昨晚确实过于放纵了。

但我好像也真的有些.....食髓知味。

顾扬好像有点儿生气：「你就打算这么走了？」

我笑起来：「怎么，你还想跟我再来一次吗？」

电话那边沉默下来，片刻后，顾扬的声音传进我耳朵里，冷冰冰的，有点像他爸顾正阳：「让你的车停在原地等我。」

我这个人，吃软不吃硬。

当即冷笑一声，挂了电话，对司机道：「继续开。」

但不知道顾扬从哪儿弄到了我的地址，过了两天，早上我出门吃早饭，一开门就看到他蹲在我家门口。

听到声音，他抬起头来，嘴唇冻得发白，湿漉漉的眼睛里显出几分无措和委屈，像是被主人抛弃的大狗。

「姐姐。」他说，「我在你家门口等了好久。」

我以前约过的人不少，但大都是同龄人，大家是社会里磋磨过的，很知道分寸，完事发现没有长久合作的打算，就自觉地彼此人海告别。

像顾扬这样不依不饶的年轻小男孩，我还是第一次遇到。

我叹了口气，在心里抱怨自己给自己惹了个麻烦，冲他伸出一只手：「走吧，带你吃早饭去。」

顾扬人长得高，饭量也大，连吃了四根油条、两碗豆腐脑才放下筷子，又目光灼灼地望着我，身后好像有根尾巴在摇。

我只能把人又带回家，然后认真地问他：「你是不是想跟我继续那天晚上的事？」

他顿时红了脸，支支吾吾了半天，最后才很小声地应了一声。

我思考了一下，顾扬技术过关，天赋异禀，和他保持长期的关系也可以。

最重要的是，他是顾正阳的儿子。

顾正阳为人风流，倒是对他这个儿子很是看重。

而且他向来傲慢，认定了我逃不出他的手心，所以才像猫捉老鼠那样慢慢逗弄我。

对他来说，看着我焦躁不安却无可奈何，大概是天大的乐趣。

在他眼皮子底下跟他的儿子亲密无间，想想就爽。

想到这里，我慢慢地笑起来：「好啊。」

「可是我明天还要上班，今晚不能留你，我们就现在开始吧。」

那天晚上我一时兴起，连套都没戴，这一次总算记得。

我拉开茶几的抽屉，翻出个安全套给顾扬，示意他撕开自己套上。小孩愣了愣，脸色忽然有点发白。

我没太在意，伸手去脱他的衣服，年轻男孩子喜欢穿卫衣，柔软、宽松……好脱。

「那天晚上光线暗，没看清楚，你还有腹肌呢弟弟。」

我吹了声口哨。顾扬穿的是运动裤，同样宽松，满身青春气息都快要溢出来了。

然而他明明已经情动不已，却偏偏按住我的手，眼圈发红，直勾勾瞪着我。

「姐姐。」他喘了两口气，然后说，「我是喜欢你。」

4

这种调情的话在我这里属于入门水平，我毫无波动，敷衍道：「姐姐也喜欢你啊。」

又凑过去轻轻吻他的喉结。

顾扬眼底的光暗了又暗，终于没忍住翻涌的欲望，反客为主。

等他结束这一场漫长的情事，时间已经过了中午，我带着满身痕迹去浴室洗了澡，等随便套了件睡裙出来，才发现顾扬还赤裸地睡在沙发上。

「你去洗澡吧，洗完可以走了。」我毫不留情地赶人。

顾扬委屈地看着我：「姐姐，我饿了。」

「.....」

「要是没有吃的，吃你也可以。」

「.....」

我转身往厨房走去，边走边说：「我给你弄点吃的，吃完你赶紧走。」

冰箱里还有前两天剩的吐司，我简单做了个三明治递给顾扬。

他用叉子拨了拨盘子里的面包片，抬起头看着我：「姐姐，你平时就吃这些吗？」

我仰头灌下一杯酒，淡淡道：「是啊，怎么了？」

「下次我来给你做饭吧，好不好？我厨艺很好的。」

我愣神了片刻，等回过神，也没说好或不好，只让他吃完东西快点走。

顾扬又在沙发上磨蹭了好一会儿，抓着我的手指亲了又亲，最后才依依不舍地走了。

人是走了，但消息一条接一条地发。

「姐姐，我到家了。」

「姐姐，我准备去上早课了，你记得吃早饭。」

「姐姐，几天没见了，好想你。」

「姐姐，晚上七点有校篮球赛，我是小前锋，你要不要来看？」

我从没见过这么黏人的，一时很不能适应，原本想拒绝，但顾扬紧接着发来一张照片，是他穿着蓝白相间的球衣靠在篮球架上，笑得神采飞扬。

我的心蓦地一软。

下班后，我把工作安排好，开车到了顾扬他们学校。

路上有些堵车，等我到时，比赛已经开始了一小会儿。

顾扬人高腿长，偏偏又灵活，与队友配合之下拿了不少分。

我到场边时他刚投进一个球，在全场的欢呼声中，他淡淡笑着转过身，目光扫过场边的我时，眼睛忽然亮了起来。

「姐姐！」他冲我用力挥了挥手，很快又投入比赛中。

我看着顾扬打球，一时之间有些恍惚。

我的大学生涯被学习和兼职填满，像这种充满青春活力的比赛活动，我从来没参加过。

而此刻晚风拂面，球场明亮的灯光照在脸上，竟恍惚间令我回到了曾经缺失的青春时光。

比赛结束，是顾扬所在的队伍以绝对优势胜了。

他第一时间跑到我身边来，邀功似的问我：「姐姐，我厉害吗？」

我笑笑地点头：「厉害。」

心里却想，那天在我家客厅的沙发上，顾扬额上的汗水滴落在我肩头时，他也问过这样的话。

明明是眉目俊朗的男孩子，偏偏有一双格外勾人的桃花眼。这样的组合在他脸上并不显得违和或突兀，反而愈发出挑。

因此，学校里喜欢他的小姑娘应该不在少数。

刚才他向我跑过来时，就先后拒绝了两个送水送毛巾的小姑娘。两个人委委屈屈地站在那边，又不时往我们这里望。

顾扬视而不见，只是望着我，有些小心翼翼地问：「姐姐，今晚我能去你那里住吗？」

我顿了顿：「.....你明早没课？」

顾扬特别委屈：「明天周六。」

没日没夜地加班赶方案，差点忘了日期。

我原本还想问顾扬周末不回家吗，随即想起顾正阳今天刚出差回来，顿时没了询问的念头，反而笑道：「好啊。」

顾扬立刻就雀跃起来。

正好这时候与他同队的几个男孩勾肩搭背地走过来，顾扬回头去说了几句什么，几个小孩吹着口哨，笑起来：「顾扬，约会去啊？行了，替你兜着，放心吧。」

就这样，我开车把顾扬带回了家。中途他曾经接到一个电话，顾正阳的。

不知道顾正阳在那边说了什么，顾扬特别不耐烦：「知道了，我又不是小孩了，用不着你管这么多。」

「打球啊，还能干什么。」

「还有事，先挂了。」

顾扬挂了电话，我斜觑了他一眼：「你爸关心你呢，你干吗这种态度？」

「关心我？」顾扬皱起眉毛，似乎很不开心，「他要是真的关心我，当初就应该好好照顾我妈，不至于让她走得那么早。」

提到早逝的母亲，他眼圈有点红。

在公司其他员工的八卦中，我之前就了解了顾扬的家庭情况。

据说他母亲是书香门第出身，下嫁给顾正阳，陪着他白手起家。

公司好不容易走上正轨，她却病倒了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癌症晚期，撑了两年就走了。

她走那年，顾扬只有九岁。

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，只能趁着红灯腾出一只手，安抚似地拍拍他肩膀。

顾扬的眼圈更红了：「我妈走后没多久，他就领着新的女人回来了，没多久又换，身边的人就没断过。我讨厌他，也讨厌那些不检点、不知羞耻的女人！」

我心说可别了吧，小少爷你自己又能好到哪去，面上却笑道：「这么说，你也讨厌我了？」

顾扬愣了愣，看着我急声道：「怎么会！姐姐，你跟她们才不一样！」

我把车停好，先一步下了车，往楼门内走去，顾扬急忙追过来，反复解释：「姐姐，我不是说你，你和她们不一样，我喜欢你……」

开了门，我伸手按亮客厅的灯，转身拉上房门，顺便将顾扬圈在我臂弯之内，微微仰起头，轻笑道：「那都不重要，弟弟，春宵苦短，我们还是做点该做的事情吧。」

5

第二天醒来，我发现顾扬给我做了早餐。

一个煎得有点糊的煎蛋，忘了放糖的牛奶冲麦片。

看着他满是期待的眼神，我到底是艰难地把东西咽了下去，又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游戏机扔给他：「你先玩一会儿，我出门买菜。」

顾扬连忙道：「我跟你一起去！」

我扶住额头。

他真的好黏人。

顾扬委委屈屈地看着我：「姐姐，你不想带我一起去吗？」

「去吧去吧。」我破罐子破摔，「你正好来帮我拎东西。」

「好！」顾扬开心地 from 沙发上蹦起来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不是叫他拎东西，是给他送东西。

我和顾扬推着车走在超市里，我正在货架跟前挑牛奶，耳边忽然传来熟悉的声音，夹杂着一丝惊喜：「秦昭？」

顿了顿，我转过头，果然看到一张熟悉的脸，五官俊俏，眉目含情。

我研究生时期的前男友，周维年。

比起顾扬，我和周维年之间的纠葛要复杂太多。付出过真心，也有过成年人之间满是张力的博弈。

分手那天，周维年吻了吻我的脸颊，笑得冰凉：「秦昭，你不可能遇到第二个像我这么爱你的人了。」

我推开他，轻轻地笑：「我知道，但我们都更爱自己。」

我和周维年，是因为一场兼职认识的。

彼时我正为下个月的生活费和排满的课表发愁。自从上了大学，父母就不再管我，一切生活支出由我自己解决。

然而分了小专业后，学习愈发紧张，兼职和考试堆在一起，几乎快把我逼疯。雪上加霜，我被兼职家教的两家人同时辞退了。

周维年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。

他以高于市场平均不少的价格，请我去给他上高一的妹妹做家教。

那年圣诞，我和周维年借着酒劲滚了床单。

酒店房间里灯光昏暗暧昧，他在我身上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情欲的暗光。

我伸手勾着他脖子，轻笑：「两清了？」

「哪有这么容易？」他轻哼一声，低头啃我的脖颈，哑着嗓子道，「秦昭，我们试试吧。」

我和周维年在一起了。

他的确对我很好，每一个节日都不忘送我昂贵的礼物。

我相信他是喜欢我的，只是这种喜欢，建立在不影响他自己的前提下。

他能付高价聘请我做他妹妹的家教，却不能接受我一直锋芒毕露下去。

在他提议我去他家里公司帮忙，却被我又一次拒绝后，周维年面色不虞，淡淡道：「秦昭，你要再这么下去，是在消磨我对你的爱。」

「哦。」我笑得轻巧，「那就分开吧。」

我和周维年做事，一个比一个绝，说分手，就真的再也没联系过。

三年没见，没承想，倒是今天赶巧碰见了。

我还没反应过来，顾扬已经挡在我身前，警惕地瞪着周维年，口中的话却是问我的：「姐姐，他是谁？」

「小昭，你离开我之后，挑人的眼光越来越不行了。」周维年唇边噙着一丝笑，眼底却一片冷意，「这小弟弟，成年了吗？」

顾扬面无表情，冷冷地说：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」

他回身来牵我的手：「姐姐，我们走。」

我没动。

顾扬愣了愣，眼中忽然翻涌出几点零星的狠意，又很快沉了下去，换上我看了无数次的委屈，声音里带着一丝难过：「姐姐.....」

我安抚似的拍拍他的手，接着抬头对周维年道：「用不着你操心，我现在就喜欢年轻听话的。」

周维年笑意不变：「秦昭，我是没想到你也有养小奶狗的一天。」

闻言，顾扬转过头，理直气壮道：「关你屁事！我就喜欢吃姐姐的软饭，怎么了？」

周维年终于变了神色，他见我不反驳，全当默认，于是淡淡垂下眼，片刻后又抬起，从货架上拿起一瓶牛奶，放在我面前的推车里，柔情蜜意道：

「小昭，我记得这是你最爱喝的牌子。你一直缺钙，要记得按时喝牛奶，少喝点酒。」

说完，他毫不犹豫地走了。

顾扬被气到了，他把那瓶奶拿出来放回货架上，又换了瓶新的，这才跟着我去结了账。

回家后，我在厨房飞快地做好了午饭，又喊顾扬来吃：「来吧，吃软饭了。」

他夹了块排骨放在碗里，没吃，只是犹豫地抬眼看我。

我挑挑眉：「你想问什么？」

顾扬问：「姐姐，那个人.....到底是谁？」

我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在意周维年的事情，诚实道：「前男友，已经分手挺久的那种。」

「.....姐姐还喜欢他吗？」

我想了想：「喜欢过吧。」

顾扬抿了抿嘴唇，低下头去安静吃饭，不再说话，只是神色有些晦暗不明，令我一时捉摸不透他在想什么。

6

顾扬在我这儿住了两天，到第三天时，学校有课，他不得不回去住了。

临走前依依不舍，非要问我要告别吻。

我亲了亲他温热的脸颊，正要离开时，忽然被他攥住下巴，堵着我的嘴唇来了一个绵长而湿润的吻。

等他好不容易松开，又在近在咫尺的地方凝视着我的眼睛，轻声道：「姐姐，我会想你的。」

我在心里叹了口气，违心道：「姐姐也会想你的。」

顾扬眼睛亮了亮：「真的吗？」

「真的。」

当然是假的。

他在的这两天，黏人得不像话，我手里堆了一堆没完成的工作，就等着他离开后加班加点地做。

原本早就该开口赶人的，可我看着顾扬那双湿漉漉的无辜眼睛，竟然怎么都说不出重话来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把熬夜做完的方案交给顾正阳，他低头翻了两页就抬起头来，笑着说：「秦昭，你的工作能力，我向来放心。」

我抿了抿唇：「顾总还是仔细看看吧，这方案是和春景那边竞标的，几个关键的数字我都标了出来，但我没摸清他们的底细，具体数额需要开会再商讨。」

顾正阳点点头：「会议你来组织就好。」

我应了声，转身出门，手刚搭在门把手上，顾正阳忽然在身后叫我。

一回头，我便听到他笑着问：「小昭，你这两天是谈恋爱了吗？」

我手下紧了紧，淡淡笑道：「怎么会？我还年轻，想多为自己拼两年。」

「我就知道，你懂分寸，知道什么事该做，什么事不该做。」

顾正阳笑得慈眉善目，我却恶心得有点想吐。

下班回家的路上，我接到了个陌生号码的来电。电话接通后，那边传来两道熟悉的聒噪声音：「姐姐。」

不是顾扬，是我那两个刚满十岁的双胞胎弟弟。

我不喜欢他们。

我知道，他们也不喜欢我。

但此刻却听从爸妈的暗中指挥，在电话里违心地倾诉衷肠：

「姐姐，我们好想你啊，下个月你会回来看看我们吗？」

「不会。」我面无表情地说，「我不认识你们。」

电话那边安静了几秒，随即传来我妈的破口大骂：

「你这个小贱人，白住我家的房子这么多年，小宝和小文可是你亲弟弟啊！你在大城市吃香喝辣，就眼睁睁看着你亲兄弟在小地方受苦？白眼狼，没良心的东西……」

后面跟着一连串不堪入耳的脏话。

我安静地听完，语气依旧平静：「我录音了，如果再打过来，我不介意去网上曝光你们。」

说完，我挂了电话，改变方向，向酒吧开去。

灯光迷离，我坐在角落的桌前喝了两杯龙舌兰，渐渐觉得有些头晕，撑着脑袋，怔怔望着前方，任由失焦的目光落在虚空处。

这酒的后劲儿很大，我摇摇晃晃地站起身，又重新坐下去，拿起手机。

鬼使神差地，我拨通了顾扬的电话。

他来得极快，不出半小时就赶到了这里，挺拔如一颗小白杨的少年站在酒吧门口，立刻引来不少人的窥视。

他视而不见，目光扫视一周后，径直向我走来。

我醉意朦胧地望着他。

顾扬蹲下身，平视着我的眼睛，语气顿了顿：「……姐姐，你眼睛好红。」

我笑了笑，将手搭在他肩上，轻声道：「带我回家。」

顾扬把我抱出了酒吧，打车带我回家，醉意翻涌，我难受地靠着他肩膀，直到进了家门，他小心地把我放在沙发上，正要起身，忽然被我勾住脖颈，吻了上去。

灼热的气息喷吐在耳畔，顾扬眸子越发深沉，我细细地吻着他，低声道：「弟弟。」

「姐姐，我在。」

「你喜欢我？」我问。

顾扬目光颤了颤，最终道：「喜欢。」

骗人。

大概是逢场作戏的次数多了，竟练得一身好演技。

小男孩眼神真挚，可满口谎话。

我与他第一次见面，就在回去的车里睡了。

从前他都不认得我。

这样的关系，能有多喜欢？

没有人天生薄情寡义。

小时候，母亲抱着我，说她喜欢我。我很高兴，我说我也喜欢妈妈。

她说：「你不用喜欢妈妈，但你得喜欢弟弟，堂弟、表弟，还有你未来的亲弟弟.....秦昭，他们都是你的家人，你要不计回报地帮助他们、爱护他们，记住了吗？」

后来，周维年也说 he 喜欢我。

他说：「小昭，你这样一直针锋相对，我怎么受得了？别闹了，我总不会亏待你。」

心底的空虚骤然被滚烫填满，我掐着顾扬的肩膀，猛地喘了两口气，忽然掉下眼泪来。

顾扬一下慌了神，停下来动也不敢动，抬手一下一下擦着我的眼泪。

后来发生的事情，我完全记不得了。

我酒量不错，很少喝醉，但每次醉后就会忘事。

第二天醒来，顾扬已经不见了，我躺在沙发上，身上盖了一床毛毯。

我有些头疼地爬起来，给自己倒了杯温水，一饮而尽。

就在这时，门口忽然传来敲门声。

我随手抓起一件外套披上，走过去开门。

笑容灿烂的顾扬站在门口，身边还放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。

7

我和顾扬就这样开始了同居生活。

起先我不愿意，但顾扬好像瞅准了我吃软不吃硬的本质，扯着我袖子撒娇卖乖，甚至硬挤了两滴眼泪，我只能同意下来。

他把箱子拖到卧室里，拉开衣柜，把自己的衣服一件件挂进去。

我这才发现，顾扬其实不太像传统意义上的富二代。

他买的衣服，全是那种软乎乎的卫衣，穿在身上，像一只毛绒绒的大狗，垂眼坐在沙发上打游戏的时候，一点侵略性都没有。

我租的是一室一厅的小公寓，顾扬便很自然地和我睡到了一张床上。

小男孩倒不爱打呼噜，只是睡觉的时候总喜欢往我身上黏，灼热的气息喷在我耳畔。

我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摸摸腹肌蹭蹭喉结，不知不觉就滚到了一起去。

顾扬才大一，专业课还不是很多，大部分时间他睡在我这里没有问题，只有哪天有晚课的时候，才会依依不舍地同我告别。

还会安慰我：「姐姐你别想我，我就回去一天，很快就回来。」

这几天，公司竞标赢了春景，拿下了永昌的那个大项目，顾正阳做主，批给身为负责人的我一笔不菲的奖金。

加上之前存下的钱，正好能买下我现在租住的这间公寓。

一个人漂在这座城市里，好像只有房子能给我最大的安全感。

我心情好，也就配合他演戏：「好，姐姐在家做好饭等你。」

在做饭这件事上，顾扬尝过我做的菜，就再也没好意思说自己厨艺好了，倒是问我：「姐姐，你厨艺明明这么好，为什么不好好做饭吃啊？」

我笑得很冷淡：「我不喜欢。」

顾扬好像看出了我心中的不快，没有再说话。只是那天晚上，我加班回来，看到他坐在桌前，面前是两个冒着热气的盘子。

最简单的两道菜，但已经让他原本修长好看的手上出现了不少伤痕。

我愣了一下，顾扬已经抬起一只手：「姐姐，我照着美食博主的教程学的，你尝尝。」

餐桌上有一盏流光溢彩的灯，光芒落进他瞳孔里，像是闪烁的星星。

平心而论，顾扬做的菜真不太好吃。

但它却莫名将我千疮百孔的心脏填平了一点，与此同时，又催生出其他晦暗不明的情绪。

我下意识想要逃离。

晚上，我洗完澡出来，看到顾扬坐在桌前，耳朵上戴着耳机，一边看手机，一边在纸上写东西。

凑过去一看，才发现他在对着视频教程写菜谱，连几克盐几粒蒜都要记下来。

我觉得很好笑，可心底深处又泛开一片熨帖的滚烫。

倒了杯酒，把冰球丢进去，我坐在床边，饶有兴致地看着他写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顾扬丢下笔，转过身来，正好撞上我的目光。

他惊讶地叫了一声：「姐姐！」然后喉结动了动，眼神忽然暗下去。

我故意的。

故意换上轻薄的半透明吊带睡裙，故意没有擦干身上的水就穿了衣服，故意晃着酒杯。

顾扬走到我面前，我仰起头望着他。即便从这个角度看，他的脸依旧好看。

利落的下颌线条，紧抿着的嘴唇。

顾扬不笑的时候，其实和顾正阳有一点像。

就是这点相似，会让我对他产生下意识的厌恶和抗拒，实在因为顾正阳之于我，意味着太多不堪的、龌龊的记忆片段。

但我已经学会了演戏，心里越恶心，脸上笑得越勾人。

我扯着顾扬的衣襟，迫使他一点点弯下腰来，吻着他的嘴唇。

顾扬的眼神越发幽深，他抱着我，黏糊糊地、一声又一声地在我耳边喊：「姐姐，姐姐.....」

就是这样。

唯有沉沦单纯荷尔蒙带来的生理欲望，能让我产生巨大的安全感。

人可能会背叛其他任何人类，唯独不会背叛自己的欲望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终于从欲望的深海中抽离，软绵绵地躺在床上。顾扬却忽然起身，走了出去。

没一会儿，他端回一杯牛奶。

「姐姐，喝了奶再睡。」顾扬说完，顿了顿，又补充了一句，「我在柜子里发现了你的药和体检报告，缺钙是该多喝牛奶的。」

我沉默了很久，接过牛奶一饮而尽。

为什么会缺钙？

在十八岁自己会赚钱之前，我没有尝过牛奶的味道。

青春期的那几年，我像雨后的竹笋一样拼命向上长，可是营养不够，于是就瘦得很夸张。每晚蜷缩在客厅那张狭小的弹簧床上时，我好像能听到自己的骨骼和关节在空洞作响。

我把牛奶杯放在桌上，伸手关了灯。

顾扬站在一片黑暗里，轻轻地喊了一声：「姐姐。」

我躺下去，闭上眼睛：「睡吧。」

8

顾扬好像察觉到了我的情绪。

第二天早上我醒来，他已经不见了。一起消失的还有他的书包和电脑，梳妆台上放着我给他的备用钥匙。

我在空荡荡的卧室里发了会儿呆，然后很镇定地去热了吐司片，吃完去上班。

整整三天，顾扬没给我发过一条消息。

正好新项目开始，我忙得要命，很快把杂念抛诸脑后，每天泡在公司盯进度，加班到深夜才开车回家。

到家的时候，已经是凌晨一点。

走出电梯，我一眼就看到靠在墙边，微微垂着头的顾扬。许久没剪过的头发有些长了，垂落下来，遮住半边侧脸。

听到动静，他转头看着我，眼眶发红，脸色微白，目光里带着一零星委屈。

我沉默地和他对视了片刻，面无表情地走过去，拿出钥匙，开了门。

顾扬跟在我身后，走了进来。

我刚踢掉高跟鞋，转过身，灼热的吻就贴了上来，急促又热烈。

顾扬用的力气有点大，从嘴唇沿着脖颈一路向下，停在锁骨上。

他咬得我发疼，我轻哼了一声，但他没有任何放轻动作的意图。

我闭了闭眼，用力推开他，按亮身后的顶灯开关。

骤然亮起的光里，顾扬踉跄着后退两步，目光沉沉地望着我，眼睛里全是隐痛。

「姐姐。」他哑着嗓子说，「这三天我没有找你，你有想过我吗？」

我沉默。

顾扬眼中闪过一丝狠意，尔后他突然往前走了一步，打横抱起我，往卧室走去。

「姐姐，你不用回答我，我知道你不想说。」

顾扬好像格外有精力，把所有不可诉说的情事都化成了另一种欲望，到最后，我指尖都发软。

第二天，我的脖子上多了几处显眼的吻痕。

床上的顾扬仍然沉沉睡着，我穿好衣服，默默地看了他一会儿，这才起身去上班。

项目进度暂告一段落，再加上第二天就是小长假，今晚倒不用加班到很晚，下班后，我拎着包摇摇晃晃地走到地下停车场，路过一处黑暗的拐角时，忽然被一只手拽了进去。

我惊着，正要叫出声，嘴巴却被一只手牢牢捂住。

这只手散发着浓郁的烟草味，指节上一抹冰凉，是翡翠的触感，手心有汗。

一股恶心从胃里蹿上来，我几乎要弯下腰去干呕。

顾正阳黏腻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：「小昭，我刚夸过你知道分寸，你就要带着这东西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吗？」

他的指腹摩挲着我脖子上的吻痕。

我在黑暗里注视着他满是侵略性的眼睛，强自镇定：「顾总，我是成年人，找个床伴什么的，不是很正常吗？」

顾正阳低笑了一声。

我越发觉得，他和顾扬真的很像。

笑起来时，眼尾都会微微往上挑，唇角的弧度也一模一样。

「床伴？」顾正阳凑到我颈侧嗅了嗅，终于放开了我。

我忙不迭地后退了一步，警惕地看着他。

「小昭，已经快一年了，没有哪个女人敢让我等这么久。你很诱人，但也别挑战我的底线。」

我开车回去的时候，手在方向盘上微微发抖。

房间里一片漆黑，顾扬不在。

我趴在马桶前，把胃里的东西吐了个干净，又蹒跚着走向卧室，缩在床上发抖。

小时候。

那时候我六岁。

爸妈想再生一个儿子，于是把我送回乡下的外婆家住。外婆住的是土房，后院院墙因为一场大雨，塌了大半。

某天深夜，村里的小流氓翻墙进来，闯进我房间里。

他用汗湿的手捂着我的嘴巴，手伸进被子里扒我的裙子。

我在黑夜里睁大眼睛，努力想看清他的脸，手在枕头旁边摸索，终于摸到了一截铅笔。

铅笔从他的后背扎进去，他一声惨叫，终于惊醒了邻居家的狗。

在疯狂的狗叫声中，他狠狠打了我一个耳光，夺门而逃。

后来外婆打电话，让爸妈把我接回去了。

我拎着可怜的一包行李跨进门，母亲厌恶地扫了我一眼，冷冰冰地说：「秦昭，你小小年纪，就这么会耍手段。」

哦。他们觉得我不想住在乡下，所以故意勾引了一个小流氓，让外婆送我回来。

我是如此地讨厌人类的生理欲望。

可又是如此心甘情愿、清醒地沉沦在欲海里。

「姐姐？」

顾扬的声音忽然响起来，接着卧室灯光大亮，我眯了眯眼睛，抬起头，看到他满脸歉意地站在床前。

那张脸，渐渐和黑暗里的顾正阳重叠起来。

我面无表情地坐起来：「滚出去。」

顾扬嘴唇颤了颤，忽然掉下眼泪来：「姐姐，我错了。姐姐.....」

这天晚上，他睡在客厅的沙发上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一睁开眼，顾扬就端着杯热牛奶站在我面前。他身上系着围裙，客厅里传来煎蛋的香气。

我默不作声地起床，洗漱，吃完早餐，然后.....抬眼看着对面小心翼翼的顾扬。

「顾扬。」我放下杯子，看着他淡淡地笑，「你还想住在我这里吗？」

顾扬拼命点头，语气听上去好像快哭了：「姐姐，你想赶我出去吗？」

这是你送上门的，不能怪我。

我缓缓地吐出一口气，轻笑道：「怎么会呢？」

谁让你是顾正阳的儿子。

「姐姐是想跟你道歉，昨晚不该为工作上的事情迁怒你，下次不会了。」

这世间恶人千万，为何独我一人要做圣人？

「走吧，姐姐带你出门逛逛。」

——我偏不。

9

顾扬满柜子的卫衣和 T 恤里，多了一件细蓝白条纹的衬衫。

与我那条细蓝白条纹的裙子正好配成一套。

那衣服他连着穿了三天，直到在床上被弄脏，才不得不脱下来换掉，又眼巴巴地看着我。

我笑了笑，伸手挑着他的下巴，在他唇边印下一个吻：「弟弟，你乖一点，姐姐就给你买新衣服。」

这话当然是调笑。

顾正阳的儿子，哪里就买不起一件新衣服了？

顾扬也很清楚，但他很乐意陪我演这出戏，夜里床头留一盏昏暗的灯，他望着我的眼睛湿漉漉雾蒙蒙的，我也不愿深究那下面深埋的真实神色究竟是什么。

这样的关系有点危险，文艺些讲，像是深渊里前行，刀尖上共舞。

直白点说，我好像在和顾扬偷情。

就在顾正阳的眼皮子底下，他觊觎的女人和他的儿子亲密无间，想想就会让人笑出声——

每次看着顾扬沉溺在我的身体里，心甘情愿地服从于欲望的支使，我都会一遍又一遍地这么想。

弟弟，我只能做个恶人。

公司的项目已经进行到第二阶段，我时常忙得没空吃饭，自然也就没时间回他的消息。

顾扬发来十几条消息，分享他生活方方面面的细节片段，我差不多只能回两三个字。

晚上回去，他洗了澡，顶着一头湿漉漉的头发，赤裸着胸膛在我身边绕来绕去，而我忙着核对数据和纠察进度，实在没空搭理他。

到最后，顾扬只好垂头丧气地坐在床边，一脸失落。

我笑着安慰了两句，告诉他等忙过这段时间，一定好好陪陪他，顾扬这才又重新扬了扬头，脸上有了笑意。

那天下午，顾扬回来时，带回两张森林音乐节的门票。

这票很不好抢，开票一秒就刷完了，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弄来的。

顾扬眼睛亮晶晶地望着我：「我找有内部渠道的朋友拿的，姐姐，我们一起去吧，有草东和joyside。」

我眯起眼睛，勾着唇角笑：「弟弟，你偷看我的歌单？」

「才没有。」顾扬好像有点不好意思，「我只是找到了你的网易云账号。」

还不是看了我的歌单？

我对他的辩解不屑一顾，但确实对音乐节很感兴趣。

我已经很久没有去看过现场了，看着喜欢的乐队在台上演唱，是我为数不多的爱好之一。

周末，我和顾扬一起去森林音乐节现场。

却没想到，在门口买水的时候，又一次碰到了周维年。

顾扬立刻警惕地挡在我身前，周维年看到他这副样子，一下子笑起来：「小昭，你跟这小弟弟，还没玩腻呢？」

我没说话。

顾扬冷冷地说：「我和秦昭的事用不着你管！你已经是过去式了，麻烦有点自知之明。」

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连名带姓地叫我，不免有些稀奇，于是多看了顾扬两眼。

周维年脸色微微一沉，大概除了顾扬，很少有人这样对他说话。

但他终究没有动怒，只是冲我微笑：「小昭，你是聪明人，知道谁更适合你。」

聪明人。

这三个字将我钉死在墙上。

周维年说我是聪明人，顾正阳说我有分寸。

但他们都错了。

我是个疯子。

我勾着顾扬的肩膀，在他嘴唇上印下一个吻，然后看着对面脸色骤然难看的周维年，微微一笑：「周维年，我说过了，我现在喜欢年轻听话的。」

「你已经不行了，你老了。」

大概对男人来说，年龄也是死穴。

周维年脸色冰冷地走了。

音乐节下午三点开始，我一直等到傍晚八点，草东才出场。

这时候，天上已经飘起濛濛细雨，但我挤在人群里，跟着大家又唱又跳，雨水里眼线和口红花成一团。

气氛最热烈的时候，我转过身，扯着顾扬的领口，迫使他低下头，然后和他接吻。

这动作并不突兀，身边有不少男男女女都这么干。

但，亲吻顾扬的时候，我眼角的余光扫过人群，看到了不远处的周维年。

在雨丝和路灯的映衬下，他似笑非笑地望着我的方向。

散场后，周维年在停车场拦住了我和顾扬。

看着面容冷肃的顾扬和面无表情的我，他慢条斯理地笑道：

「小昭，这个弟弟，就是你们公司老板顾正阳的儿子吧？」

我的心倏然向下沉。

周维年笑得愈发开心，眼睛里却都是狠意：「好啊，秦昭，真有你的，是我小瞧你了。」

不等我应声，他便利落地转身走了。

我皱眉看着他的背影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心生不安。

上车后，顾扬照例坐在副驾，安静了一会儿，他忽然说：「姐姐，我一定会尽快考出驾照，以后换我来接送你。」

我心不在焉地「嗯」了一声，心里还在想周维年刚才说的话。

「姐姐，我想把我们的事情告诉我爸。」

顾扬话音未落，我已经抬起头看着他：「你说什么？」

他显然听出了我声音里的冷意，眼里闪过一丝受伤：「姐姐，我很早就想说了，你工作这么辛苦，让我爸知道你的身份，至少你能稍微轻松一些……」

「算了吧，大少爷。」我面无表情地发动了车子，「我是凭实力进你家公司，让你这么一说，我成什么了？我手下还带着项目呢，还能服人吗？」

我语气很差，顾扬不可能听不出来，他缩在座位上，没有再说话。

车开到楼下时，已经是深夜。我看了看身边的顾扬，有些心烦意乱地点了一支烟，又打开了车窗。

顾扬终于没忍住，伸出手来拉我：「姐姐，你别抽烟了，对身体不好。」

我就势扯着他衣襟，随手按灭烟头，堵着他的嘴唇吻上去，淡淡的烟草味蔓延四散。

我用力得很莽撞，牙齿撞在顾扬嘴唇上，很快尝到一丝甜腥味，他却完全不在意，只是由着我亲吻，由着我扒了他，坐上他的腿。

「姐姐。」顾扬用那双温柔的、可怜兮兮的眼睛望着我。

其实他的眼尾狭长上挑，用来魅惑勾人要更合适一些，但不知道是不是他故意的，在我面前，总是装出这么一副大狗的模样，好像笃定了我会心软。

我叹了口气，语气软下来：「弟弟，姐姐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，再等等，好不好？」

顾扬点点头，声音闷闷的：「姐姐，你再哄哄我吧。」

害怕关系曝光，不能服人？

这理由是我编给顾扬听的。

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。

我也不想知道。

10

顾扬开始频繁地约我出门。

看电影，去海洋馆，在游乐园傻乎乎的旋转木马上拍照，排在穿粉色公主裙的小女孩身后大半个小时，就是为了买一支彩虹色的棉花糖。

我其实每一次都想拒绝，但每一次都会败在顾扬那双亮晶晶的、满是期待的眼睛里。

反正都是演戏，不如演得逼真一点吧。

我在心里这样劝自己。

而很快，我就知道了周维年那天晚上为什么会那么说。

股权变动，公司合并，而周维年接管了我们原本与永昌合作的那个项目，成为了对面新的负责人之一。

顾扬到底还是撒娇卖乖地赖在了我这里，直到集训的当天早上，才匆匆出门，赶去学校和其他人汇合。

对面一早就说要派负责人过来，当面洽谈，因此我熬了好几天夜才做好了方案。

然而会议室大门被推开后，走进来的那几个人当中，为首的就是周维年。

他在几步之遥的地方看着我，冲我微微一笑。

一阵彻骨的凉意从心底漫上来。

但我很清楚，他就是想看到我惊慌无措的样子。好像不管怎么样，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，我都逃不脱他的掌控。

就像顾正阳一样。

因此我挺直了脊背，神色不变，只是淡淡地笑了一下，客气地打招呼：「好久不见，周总。」

顾正阳的眼神立刻扫了过来：「小秦和周经理，以前就认识吗？」

我笑着说：「我和周总以前是大学校友，周总大我一届，算是我的学长。」

顾正阳摩挲着手上的翡翠扳指，笑起来：「原来是这样，那可真是太巧了，想必今天的会议，一定能进行得很顺利吧？」

会议由我全程主持，详细讲述了项目的进展和目前最紧急的几个需求。

到最后，周维年第一个称赞：「秦昭学妹真是越来越优秀了，当初在学校里，我就知道，你的工作能力非常出色。」

我看着他，仍然礼貌地微笑，不说话。

我想他话里有话，所以，我不接这个茬。

顾正阳看了周维年一眼，又看着我，若有所思的模样。

因为见面洽谈甚欢，顾正阳让秘书安排下去，晚上请周维年他们吃饭。

周维年问：「秦昭学妹，你也一起来吗？」

我想拒绝，可是顾正阳的眼神牢牢锁定在我身上，锐利如鹰隼，好像要刺破我的一切伪装。

我镇定自若地看着他们，继续微笑：「当然要来，毕竟这个项目主要由我负责。」

秘书订的酒店不是太远，走路就可以过去，但即便如此，顾正阳还是提出开车。

凭着「学长与学妹」的关系，周维年理所当然坐上了我的车。

一上车他就笑起来，眼睛里带着几分快意：「秦昭，看来顾正阳并不知道你和他儿子的关系啊！」

我的手在方向盘上顿了顿，踩下刹车，转头看着他：「周维年，你很恨我吗？」

他扯了扯唇角，似是不屑地冷笑：「秦昭，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。」

「若不是恨我，我与顾扬谈恋爱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周维年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分手了就是结束了，没有我还得为你守身如玉的道理。」

那三个字出口时，好像有一股莫名的电流从心脏蹿出来，我指尖微微发麻，只好更用力地握紧方向盘。

周维年似乎被我的话激怒了，他蓦地转过头，冷冷地看着我，片刻后忽然欺身向前，在我嘴唇上重重咬了一口。

「嘶！——」

剧痛终于令我失去理智，劈手要打他，却被周维年牢牢攥住手腕。

他在很近的地方盯着我的眼睛，一字一顿道：「秦昭，你做梦，我们还没有结束。」

我被他气笑了：「周维年，你他妈有病吧？我都和你分手三年了！」

「那又怎么样？秦昭，哪怕再过十个三年，我还是最喜欢你，除了我，还有谁适合你？」他越凑越近，呼吸与我近在咫尺，「那个顾扬，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富二代，离了他爹一无是处的东西？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不了解你家的情况吗？你爸妈吸你血还不够，你还要自己再去找个小奶狗回来养着？」

周维年堵住我的嘴唇，惩罚似的辗转厮磨，我吃痛，重重地推开了他。

周维年的脑袋磕在车窗上，发出「砰」的一声巨响。

「你最好放开我，两边公司的人都已经快到酒店了。」

他目光发狠地望着我，到底没再有其他动作，由着我发动了车子。

而我刚一走进酒店包厢的大门，顾正阳便盯住了我嘴唇的伤口。

他的眼神，实在令我心生寒意。

但我还是神态自若地坐了下来，镇定地听他们交谈。

一张桌子上，除了我，剩下的都是男人，于是话题渐渐往不可控的方向滑落而去，我皱了皱眉，周维年却突然笑着道：「好了，还有小姑娘在，不说这些了。」

顾正阳意味深长地说：「周经理真是护着学妹啊。」

我面色苍白地坐着，忽然感受到一只大手抓住了我放在桌下的左手，然后一路缓缓向上，这只手带着冰凉的汗水，像一条滑腻的蛇攀上我的胳膊。

我整个人微微发抖，几乎要吐出来。

「顾总。」

周维年突如其来的声音打破了这片几乎毁掉我的凝重气氛，顾正阳立刻放开了我的手，转而点了支烟，微笑道：「周经理，

怎么了？」

「听说顾总的公子在 J 大读大一，真是虎父无犬子啊。」

我的脸色唰地一下变得惨白，不明白他这会儿提起顾扬的用意。

提到顾扬，顾正阳的神情里多了一丝自豪。

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然后才道：「这孩子，从小性子就倔，我要送他出国留学，他不乐意，非要留在国内考，好在考上了 J 大。但也没个消停的，这不，这两天又跟着什么校篮球队去外地集训去了，说要半个月才回来。」

他状似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语气却非常自得。

周维年笑道：「年轻人嘛，都是这样。我有个妹妹，和顾公子一样大，都在读大一。她也是 J 大的，等有机会，可以叫两个人一起吃个饭，认识一下。」

这是要相亲的意思了。

我面无表情地坐在位置上，一口一口喝着杯子里的果汁。来之前我吃了两粒头孢，谁也不敢劝我喝酒。

顾正阳似乎有些意外，他怔了怔，笑起来：「交个朋友倒是没问题，可是顾扬他前几天跟我说，自己已经交了个女朋友。」

我手一抖，果汁泼了满身。

周维年看了我一眼：「哦？这么不凑巧，敢问顾公子的女朋友是哪家的千金啊？」

「这他倒是没说，估计就是大学里的同学，谈着玩的，不碍事。」

顾正阳说完，转头看到我脸色苍白，语气顿了一下：「小秦啊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赶紧出去整理一下。」

我从牙缝里挤出一句「谢谢顾总」，放下杯子，强撑着最后的镇定走向了洗手间。

11

吃过饭已经是深夜。

几个人多多少少喝了点酒，好几个人已经喝得醉醺醺，只能找代驾回去。

只有我一个清醒的，周维年笑着说：「既然如此，那就麻烦秦昭学妹送我回去了。」

顾正阳和其他人就在一旁看着，我不能拒绝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坐进副驾。

离开前，我看了一眼顾正阳。

他的眼神隔着一层醉意透出来，仍然满是阴鸷。

我收回眼神，没有再回头。

车停在周维年家楼下，我正要叫他下车，满是冷汗的手忽然被握住。

「秦昭。」周维年的声音发沉，眼睛里盛着冰冷的笑意，「我还以为你多厉害呢，为什么不反抗？」

我抿了抿嘴唇，垂下眼睛：「这和你没关系。」

「你宁可留在这里被顾正阳性骚扰，也不愿意来我家公司——秦昭，你贱不贱啊？」

我一耳光甩在他脸上。

用了最大的力气，周维年的脸被我打得偏过去。

「周维年，留在你家公司？你妈到底有多嫌弃我，你当我看不出来吗？我只不过跟着导师去外地学习了半个月，她就给你安排了三场和名门闺秀的相亲，为的是什么？」

指甲嵌进手心，我看着他，挑眉冷笑，「到哪里都是死路，我还不如选一条自己爽的。」

「被顾正阳摸手，你觉得很爽？」周维年怒极反笑，「我怎么忘了，他在这么多人面前都敢摸你的手，暗地里肯定早就做过更过分的事情了吧？你既然没有拒绝，说明你也乐在其中，是不是？」

我闭了闭眼睛，再睁开时，已经满眼寒意：「下车。」

「秦昭，你.....」

「你给我滚下去！」

我伸手去开了另一侧的车门，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周维年推了下去，车顶灯的光芒烫过我的脸，我的手剧烈地颤抖着，看着周维年的眼睛里浮出鲜明的恨意。

他踉跄了一步才站稳，却又撑着车顶，微微低下头看着我，以居高临下的姿态。

像是被我眼底的恨意激怒，他扯着唇角笑起来。

「秦昭，我怎么忘了你是什么样的人——你和那顾扬小弟弟在一起，哪里是喜欢他，你是为了报复顾正阳吧？」

12

好像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被蓦然剖开，我痛得指尖发抖，仍然冷笑道：

「周维年，你既然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，还敢来招惹我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，当初我忽然被辞退，是你从中动了手脚，目的不就是为了给我那样一个机会，让我对你感恩戴德？若我真的和你复合，你不怕我当面给你妈两耳光，搅得你家宅不宁？」

我没有看他的目光，伸手拉上车门，驱车离开。

周维年喜欢我？恐怕未必。

他只是不高兴，为何我与他分手之后，没有对他心心念念，反而和顾扬在一起。

他和顾正阳是一路人，为了一己私利，不惜动用一切手段，对我进行围剿。

我不会认输的，我怎么可能认输。

我咬着牙回到家里，随手把手包丢在地上，拿出手机，这才发现，顾扬竟然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，发了几十条微信。

「姐姐，你看到的话可以回复我一下吗？」

「姐姐，你是不想理我，还是出事了？」

「姐姐，我已经坐上回来的车了，你等我。」

我猛然一怔，身后传来钥匙开门的动静。

我转过头，顾扬已经按亮了客厅的灯：「姐姐，你都回家了，怎么不开灯——」

话音未落，他忽然大步冲过来，握着我的肩膀，眼中闪过一丝狠戾，随即被翻滚的心痛与担忧压了下去：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」

我从他清澈的眼底看到了自己的倒影。

满面泪痕，头发散乱，眼眶发红，嘴唇上还有结着一层薄痂的伤口。

我闭了闭眼睛，任由自己软倒身子，撞进顾扬怀里。

他抱着我，修长的手指覆上我的手背，小心翼翼地问：「姐姐，你是不是碰上坏人了？」

小男孩，多天真啊。

如果他知道他口中的坏人是自己的亲生父亲，还会这么问吗？

但很奇怪，顾扬满是汗水的手，却并不会让我觉得恶心。

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去他们学校看过了他打球的缘故，顾扬如今手心的汗，以及从前情动时滴落在我身上的汗水，混着他身上清新好闻的味道，总是让我想到那天球场上笑容灿烂的少年。

还有阳光，青草，白色球衣，鲜艳又热烈的爱.....以及其他一切，我的青春时光里未曾拥有过的东西。

原来早就不是单纯的报复了。

我一边在心里憎恶着他的身份，一边又贪恋他带给我的阳光，即便它无比短暂。

我忽然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卑劣。

我闭上眼睛，遮住刺目的灯光和眼中蔓延的情绪，哑声道：「顾扬，我们分开吧，你搬出去。」

那只覆着我的手忽然剧烈地颤抖了一下。

顾扬的声音里多了几分慌乱：「为什么？姐姐，是我惹你生气了吗？」

「不是。」我拼尽全力从他怀里挣脱出来，站直了身子，凝视着他明亮的眼睛，「顾扬，我们不是一路人，你应该在学校里找个同龄的小女孩，谈一场正常的恋爱。我和你.....我们没有未来的。」

「为什么没有？！」

顾扬急急地来捉我的手，却被我躲开，他仓皇地僵在原地，语无伦次：

「姐姐，你是不是怪我把我和你的事情告诉我爸了？但我只说了我谈恋爱了，没有说你的名字.....我只是想给他一个、让他有个心理准备，姐姐，你要是不高兴，我以后再也不提了.....」

够了。

真的够了。

我买这间房子的时候怎么没察觉到，天花板的吊灯实在太亮了，炽白的灯光投下来，照得我无所遁形，但也照亮了顾扬坦荡赤诚的灵魂。

我很想逃开，可是胳膊被他握住，他手心滚烫的皮肤贴着我，几乎令我昏厥过去。

「.....顾扬。」

我的心变得乱糟糟的，这是我活了二十六年从未有过的体验，我只想努力让它平静下来，但顾扬的气息围绕在身边，好像我就迟迟无法冷静。

他说：「而且姐姐，谁说我和你不是正常恋爱了？」

我的心忽然就软得化作一团，一句重话都说不出来了。

顾扬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，眼圈有点发红，但眼睛里撑开一片微薄的希冀：「姐姐，不离开了，好不好？」

13

我答应了顾扬。

小男孩也没有再追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大概是看出了我不想说。

他只是陪着我洗了澡，又睡了一觉，第二天早晨，天还没亮，就坐车赶回了集训的城市。

后来他集训结束回来，又住在了我这里，只是偶尔课满的时候，还是得回学校。

他还是经常约我出门，有时是看电影，有时是跑遍大街小巷找吃的。

顾扬好像察觉到了我对乐队现场的喜爱，有好几次从各种渠道弄来了我感兴趣的音乐节和 livehouse 门票，和我去现场蹦到天黑才回家。

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恋爱体验，我只觉得新奇万分。

从前跟周维年在一起时，我和他去过最多的地方，就是酒店。各种各样的酒店。

他说：「秦昭，你很漂亮，可是在床上的时候，最迷人。」

项目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时期，为了赶进度，我时常在公司里熬通宵。作为对面的负责人，周维年也会跟我一起守着。

有天半夜，我实在有些熬不住，去楼下的自动贩卖机买咖啡，周维年就跟了下来。

没有其他人在的时候，他打量我的眼神肆无忌惮，充满侵略性，现在就是这样。

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忍住把手机砸在他脸上的冲动。

「周维年。」我深吸一口气，平静地看着他，「我们没可能。」

他竟然笑了：「放心吧秦昭，你都把话说到那个份上了，我再缠着你，岂不是太过不知好歹。我只是来通知你一声，小萱已经认识了顾扬弟弟，两个年轻人相处得挺好，听说顾扬还邀请小萱去看他们的篮球比赛来着。」

他的眼睛里是毫不掩饰的得意。

好像在说，你看，秦昭，你以为只有你会报复吗？

周维萱，就是周维年那个请我去做家教的妹妹，她和周维年一样，骨子里就带着与生俱来的傲慢。

只是周维萱要更擅长伪装一些，用清纯甜美的外表把一切都掩盖起来。

我第一次去给她上课的时候，她扯着我的帆布包，状似天真地问：「姐姐，你这个包多少钱啊？」

我微笑：「十九块九，包邮。」

她似乎很惊讶：「那姐姐，你给我上一节课，岂不是能买二十个这样的包？」

我毫无波动，仍然微笑：「是的，妹妹，所以希望你能好好听课，让我一直教下去，这样我可以多赚一些钱。」

而如今，看着面前的周维年，我礼貌地微笑了一下，弯腰拿起咖啡，起身离开了。

这件事，我没有问顾扬。

我同样问心有愧，何必搅得大家都不愉快。

这边的项目暂告一段落后，顾正阳忽然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。

冷白的灯光下，他看着我满脸紧张，忽然笑了：「小昭，别这么怕，我不会吃了你的。」

我没有说话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。

这里没有其他人，我也不需要再演戏，维持那样虚假的和平。

顾正阳不以为意：

「小昭，你上次说的那个所谓床伴，就是对面铭崢的周经理吧？学长和学妹，再续前缘，挺好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也不怪你了，你好好地跟周经理相处，如果项目二期还交给我们做的话，他们再让出五个点就好。」

他说得特别理直气壮。

我瞪大眼睛，险些笑出声来。

顾正阳，你算什么东西？

我扯扯唇角：「顾总，您多虑了，我一向公私分明，不会把私事带进工作里的。还有，我跟周总只是普通的大学校友关系，实在担不起这样的重任。」

说完，我不等顾正阳反应，转身开门出去。

回到位置上时，我发现顾扬给我发来了消息：

「姐姐，明天周末，你有空吗？上次集训认识的隔壁校队要来和我们打比赛，在J大体育馆，我今晚要训练，就不回去住了。你要是明天有空的话，来看我比赛吧，好不好？」

我的手指在屏幕上停顿许久，才迟滞地打出一个「好」字来。

在打球这件事上，顾扬好像特别有天赋，也格外受人欢迎。

我走进校体育馆的时候，被观众席上坐得满满当当的人群吓了一跳，当中有不少年轻活泼的小女孩，有几个甚至还拉了一条给顾扬加油的横幅。

我挑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，没一会儿，就看到顾扬和他的队友走了进来。

他穿着白色镶蓝边的球衣，目光扫过观众席，等落在我身上时，终于灿烂地笑起来。

我有些恍惚。

恍惚地看着他在球场上奔跑、跳起投篮、和队友击掌庆贺……直到上半场结束的时候，顾扬所在的队伍，得分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对面。

中场休息，他喝了几大口水，朝我走过来，语气里满是雀跃：「姐姐！」

我拿出一包纸巾，正要递给他，斜里忽然闪出一道人影，身上带着一股甜香。

她挡在我和顾扬中间，将手里的东西递了出去，声音很温柔：「顾扬，你擦擦汗吧。」

是周维萱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很想笑。

这么久没见，她的性格没变，可手段竟然也一点都没见长。

顾扬唇边的笑容消失了，他看了周维萱一眼，礼貌拒绝：「谢谢，不过不需要了。」

说着，绕过她走到我身边来，从我手里接过纸巾，兴奋道：「啊，是上次买的那个小狗纸巾！」

我笑了笑：「是。」

纸巾是我和顾扬一起逛街的时候，在某家超市里看到的，纸上印着毛茸茸的萨摩耶，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顾扬。

所以我买了很多。

周维萱转过头，目光扫到我脸上，忽然满脸讶异：「秦昭姐姐，你和我哥分手之后，不是回老家嫁人去了吗？听说那个人不嫌弃，愿意出 50 万彩礼娶你呢，是不是真的呀？」

14

她这话说一半藏一半，点到即止，却凭空令人生出许多遐思来。

我父母打算为 50 万彩礼把我卖给一个老光棍这事，我只是从前跟周维年提过两句，想不到他竟然就告诉了周维萱。

我也笑：「妹妹，你想多了，是我踹了你哥，因为他不守规矩，道德观念败坏，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还四处相亲。至于我嫁不嫁人，彩礼多少，和你们周家人一点关系都没有。」

「秦昭姐姐，你生气啦？」周维萱偏着脑袋看我，好像很委屈，「我只是关心你啊，毕竟当初我哥介绍你来给我做家教，你还教过我很久呢。」

顾扬忍无可忍，皱眉道：「周维萱，你没事的话可以离开了吗？我想跟我女朋友说两句话，你站在这里很碍事。」

周维萱睁大眼睛看着他，笑容一下子僵住。

顾扬见她没什么反应，失去耐心，牵了我的手，带着我径直走下观众席，来到球场边缘的一排椅子跟前。那里坐着几个替补队员，还有顾扬的队友，好几个都是上次见过的熟面孔。

见顾扬拉着我过来，都笑起来，有一个还一边挑眉一边吹口哨。

顾扬说：「姐姐，你在这里等我，下半场打完我就过来找你。」

我挑了挑眉：「你把人家小女孩邀请过来看球赛，又把她一个人撇在那里？」

「谁？」顾扬愣了愣，顺着我的眼神往后看，忽然反应过来，「你说周维萱？姐姐，我没邀请她啊，是在图书馆门口碰上了，她说要来看我打比赛，我说你随便——姐姐，你不开心了吗？那我下次让她不要来，好不好？」

我笑出声来，拍拍他的手：「弟弟，这体育馆又不是你家开的，你让人家不来，凭什么啊？」

顾扬欲言又止地看着我，正要说点什么，裁判在场边吹哨。

下半场开始了。

我就坐在椅子上，托着下巴看他打球。

顾扬每次进了球，都会下意识回过头，在身后观众席的热烈欢呼声中，找到我的眼睛，投以真挚又灿烂的笑。

一片喧嚣里，我却很清晰地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。

比赛结束，他第一时间跑回到我身边，眼睛闪闪发亮地看着我：「姐姐，我们赢了！去吃饭吧！」

我请顾扬的队友们在学校门口的火锅店吃了饭。

一群青春洋溢的小男孩，会争着抢锅里的东西吃，互相调侃，但又小心翼翼地遵循着相处的边界和底线，不会让人觉得冒犯。

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人生。

遇到顾扬之后，好像在一点一点，把过去缺失的那些东西，全部填满。

小男孩喝了点酒，回去的路上，醉醺醺地靠着车椅背：「姐姐，我和周维萱的事情，是谁告诉你的？」

我笑了笑：「她哥哥，周维年。你见过的。」

顾扬蓦然坐直了身子，转头看着我：「你的前男友？！」

「嗯。」

顾扬立刻沉下脸，不高兴地说：「原来是他！怪不得兄妹俩一样惹人讨厌！」

说完咬了咬嘴唇，又来扯我的袖子，语气里多了几分委屈：「姐姐，你怎么还和他有来往，不要理他了好不好？」

「宝贝，我也不想理他，但他们公司目前在和我们合作新项目，所以他天天都得和我有接触。」我开着车，头也没回，只是玩笑道，「不然你跟你爸说说，不要和他们公司合作了？」

话音落了，却没得到顾扬的回应。

我有些奇怪，趁着红灯踩下刹车，转头看去。

顾扬直直望着我，眼神里带着一点恍惚，再往下探，是一片莫名的冷意。

「顾扬？」

我略微抬高了声音，他像是蓦地清醒过来，又露出了惯常撒娇般的笑脸：「姐姐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会帮你处理好的。」

回家后，我跟顾扬一起洗澡，就着水流和蒸腾的热气，在浴室里做了一回，又被他抱着回到了床上。小男孩亲了亲我的肩头，跟我说起周维萱的事。

原来不是他认识周维萱，是周维萱主动来和他交谈，顾扬客套着说了两句话，周维萱便自觉亲近，撒着娇甜甜地说：「那我这周末去体育馆看你比赛，给你加油，好不好呀？」

「姐姐，我真的就跟她说了三个字，我说『你随便』，不知道怎么就被她理解成了我主动邀请。」顾扬气鼓鼓地说，「我除了姐姐，谁都不要。」

我当然信他。

我并非迟钝的人，即便一开始顾扬是在同我逢场作戏，可演到如今，到底还是付出了真心。

我自己本就不是什么好人，又何必苛求对方完美无缺。

15

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第二周去公司，我听说，因为春景那边把价格压低了三分之一，周维年他们铭峥就把项目二期交给了春景，我们竞标失败。

晨会上，顾正阳不留情面地训斥了我一顿。

「学长学妹，这是多好的机会，秦昭，我让你把客户留下来续签而已，有这么难吗？一期的底子我们都打好了，春景半道把项目接走了，这就是你做出的成绩？」他望着我，冷笑道，「我相信你的能力，所以才重用你，没想到你这么让人失望。会后来我办公室一趟。」

办公室冷白的灯光下，我咬着嘴唇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

顾正阳穿好西装外套，走到我面前，忽然伸手在我脸上拍了拍，轻蔑地笑起来：「小昭啊，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了。今晚我会出差去谈另一个项目，如果你同意的话，还是会交给你负责。」

他蓦然凑近了我，热气呵在我耳畔：「别让我失望。」

丢掉铭峥的项目，让顾正阳对我丧失了最后的耐心。

回家后，我又一次打开微信，看着那条被我搁置好几天的消息，终于下定了决心。

那天，顾扬回家很晚，而我还在电脑前忙碌。

他凑过来，撒娇卖乖地问我这几天在忙什么，我轻笑：「丢了个项目，你爸很不高兴，我在想办法补救。」

顾扬像是怔住了，片刻后又扯着唇角笑起来：「姐姐，你不要怕，这是好事。」

我不明白他的意思，但顾扬也没有解释的意图，只是过来蹭我：「姐姐，很晚了，我们休息吧。」

第二天是周末，一大早起床，顾扬突然说要回家拿东西。

除去第一次送他回家外，我从未再踏进过顾家的别墅。那里充斥着顾正阳的气息，实在令我反胃。

但我还是陪顾扬回去了。

就当是离开前，再多陪小男孩温存一下吧。我在心里这样劝自己。

顾家别墅里空无一人，顾扬解释说，他不喜欢和陌生人离得太近，所以就把佣人辞掉了，平时也很少回来。

我跟着他上楼，走进顾扬的卧室里，忽然愣住。

偌大的床铺之上，铺了满床的山茶花，中间还放着一枚戒指，戒托中间的钻石被灯光一照，折射出星辰般璀璨的光芒。

「姐姐，生日快乐。」

顾扬的声音忽然在我身后响起来，声音清朗又温柔：「姐姐，我不想等了，我真的好喜欢你。你等我毕业，我们就结婚，好不好？」

我下意识想要拒绝，或者说点别的什么，可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哽住，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

我一步一步走近那张床，望着满床山茶花，想到第一次睡过顾扬之后的那个晚上，他躺在这张床上，醉醺醺地同我撒娇。

「姐姐，你好香，我好喜欢你……」

周维年送过我玫瑰，顾正阳也送过。

可是我不喜欢玫瑰，我最喜欢的花，是山茶。

但这件事，我从来没跟顾扬提起过，他是怎么知道的呢？

我转过头，怔怔地看着他。

顾扬眼中光芒熠熠，尔后凑过来，吻着我的嘴唇，将我压倒在满床花朵上。

戒指被他拿出来，套在我手指上。

「姐姐，不说话的话，我就当你同意了哦。」

细细密密的吻落在我脸颊、脖颈和肩头，山茶花清甜的香气缠绕着蔓延上来，天花板的灯盏倒映在我眼底，轻轻晃动着。

这是梦境吗？

顾扬的手扣在我腰间，我正要说话，门口忽然传来一道熟悉的男声：「顾扬。」

我浑身的血液都被冻住了。

顾扬的动作轻轻顿住，扶着我坐起身来，转头看着顾正阳，微笑：「爸，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，我的女朋友秦昭。你认识的。」

顾正阳的神情冷漠又狠戾，他锋利的目光从我身上扫过去，仿佛要用眼神将我凌迟。

顾扬就像是完全感受不到我与他爸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，继续说了下去：「我已经向她求婚了，我要娶她。」

「秦昭.....」顾正阳用轻柔缠绵、仿佛呢喃耳语般的声音叫了一声我的名字，尔后竟然笑了起来，「顾扬说他要娶你，你听到了吗？」

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

顾正阳又走近一步，眼神锐利得恨不得生扒了我的皮：「你敢答应吗？」

他忽然暴怒起来，「秦昭，你这个婊子，你敢不敢告诉顾扬，你和他在一起是为了什么？是不是为了报复我？！」

在此之前，我已经在心中预想过无数次被顾正阳发现的可能。

他的盛怒在我预料之内，我原本与顾扬在一起，就是为了这一刻报复的快感。

但此时，我竟然不敢直视顾扬的眼睛。

他的戒指还套在我手上，尺寸很完美地契合我的手指，应该是顾扬趁我睡着专门量过的。

小男孩把他的一颗真心，毫无保留地捧到了我面前。

而我亲手打碎了它。

我微微仰头，看着顾正阳，忽然畅快地笑起来：「是啊。」

顾正阳怒极反笑：「你还敢承认？」

他转向顾扬，语气嘲弄，「顾扬，你听见了吗？这个婊子对你根本就是不怀好意，你还想娶她吗？」

我脸色苍白，嘴唇也褪去血色。

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希望自己立即丧失五感，不要听到顾扬的回答。

可是他的声音还是清晰地传进我耳朵里，严肃又温柔，甚至带着一点心痛：「我知道。」

顾正阳张了张嘴，正要说话，顾扬却又先一步开口了：「为什么呢？」

「.....什么？」顾正阳皱起眉头，似乎顾扬的反应超出了他预料。

「我说，秦昭为什么要报复你呢？」

顾扬侧了侧头，好像是看到了我苍白的脸，于是伸出手来握着我的手。

他用的力道很轻，带着三分小心翼翼，温温暖暖地覆上了我的指尖。

「这么久以来，你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秦昭的性骚扰，在调查到她家里的情况后，认定她孤立无援，于是变本加厉。顾正阳，

你是多自负的一个人，怎么能允许有人逃脱你的掌控？」他面无表情地说，「所以，她报复你，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」

一声巨响在我脑中轰然炸开。

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

所以这么久以来，一直是顾扬在跟我演戏吗？

顾正阳被顾扬当场戳破，冷笑一声：「那又如何？她装什么假清高，睡过她的人都不止一个，我让她跟着我，都算是抬举她了。」

顾扬抬起眼，直直看着他：「这么说，你承认你对秦昭进行过不止一次的性骚扰了？」

顾正阳笑了：「承认又如何？顾扬，难道你还要去告我不成？」

「那可说不准，我要告你，随时都可以。」

顾扬忽然从满床山茶花里扒出一个小小的摄像头，在顾正阳面前晃了晃：「录音、视频我都有，证据充足，秦昭要是去告你，顾正阳，你根本洗不白——别跟我说什么亲不亲爸的话，前些年我过成那样，你不闻不问，要不是你在外头私生的那一个没了，这两年你能对我这么好吗？」

顾正阳的脸色彻底黑了下来，他眸光森冷地看着顾扬，那眼神不像是看儿子，倒像是仇人。

顾扬站起身来，毫不怯懦地与他对视。

他站在那里，挺拔得像是一棵树。

我蓦然意识到，小男孩其实不是小男孩，他早就长大了，已经长成了足够和顾正阳抗衡的强大存在。而我却不知不觉陷入他温柔天真的陷阱里，几乎丢弃了自己的全部原则。

我站起身来，跌跌撞撞地仓皇而逃。目光与顾扬交错的那一瞬间，我看到他的神情忽然变了，变得极致惶恐。他伸出手来，似乎想要抓住我，但指尖只是轻轻与我的裙摆擦过。

我踉踉跄跄地下了楼，冲进楼下停着的车里。身后的脚步声越追越近，在我锁门之前，顾扬已经先一步拉开车门，坐上了副驾。

「姐姐！」在我开口之前，他急促地打断了我，「我可以解释。」

「解释什么？弟弟？」我的手扣在方向盘上，转头看着他，嘲讽地笑，「是要我再跟你重复一遍我利用你报复顾正阳的动机，还是你跟我讲一遍你利用我报复你亲爹的事情啊？」

这场局走到今天，究竟是谁先利用谁，谁先沦陷，我已然分不清了。我自己目的卑劣，自然也没有指责顾扬的立场。

我只是很想逃。逃离这里，离顾扬和顾正阳远一点、再远一点。

「顾扬。」我拼命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，想在他面前不那么脆弱难看，「你早就知道顾正阳今天会回来吧？给我过生日，打的旗号挺好，拿我的事情做筹码去威胁报复顾正阳，你真会算啊你！」

我低下头，用力拔下手指上的那枚戒指。因为用力过大，戒圈甚至刮下我一层皮，鲜血顿时涌出来。

戒指被我放进顾扬手里，我的语气恢复了冷静：「还给你，弟弟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」

顾扬瞪大了眼睛，语气里带着哀求：「姐姐，我没有骗你，我喜欢你五年了！」

他拿出手机，急急地去翻相册，翻出一张很有些年代感的照片：「姐姐，你看，这是我以前的样子！——你以前来给我做过家教的，你还记得吗？」

照片上的男孩胖乎乎的，穿得异常朴素，戴着眼镜，只有眉眼间能依稀看出一点顾扬的影子。

我愣在原地。

记忆里某个很不起眼的片段，忽然在这一刻破风而来。

大二的时候，我顶替一个生病的同学去她兼职的地方做过家教。

那小男孩才上高一，十五岁，鼻梁上架着黑框眼镜，挺胖，住在学校附近一间很不起眼的出租屋内。

我讲了两个小时的课，他几乎都听得心不在焉。

临走前我问他：「你这么讨厌学习，是怎么考上市重点高中的？」

他有些自嘲地笑：「花钱上的。我爸说了，这是他给我花的最后一笔钱，以后我要死要活，他都不会再管。」

我笑了：「那你何必还要请家教呢，多浪费钱？」

「之前被哄着交的钱，等用完之后，我也就不请了。」

他说得好像很轻松，但明亮的眼睛里满是脆弱，像只可怜兮兮的小狗。

我的心忽然就软了一瞬。

那天临走前，我郑重其事地对他说：

「弟弟，你可以继续自甘堕落下去，反正你爸妈不会管你。但是你得知道，别人给你的东西，随时都可以收回去，但你靠自己拿到的，没人夺得走。如果你觉得自己被抛弃了，那就爬上去，反过来，像丢垃圾一样丢掉那些人。」

我没有当救世主的念头，说这话也不过是一时兴起，很快就抛诸脑后。

但顾扬却说，我救了他。

「那时候我爸有了私生子，他彻底不想管我了，又嫌我叛逆、成绩差，把我从家里赶出去，一个人住。姐姐，你在我跌落深渊之前，拉了我最后一把。」

顾扬抿了抿嘴唇，过来捉我的手，又小心翼翼地避开鲜血淋漓的伤口。

他的身上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而我却仍然落在深渊里，迟迟爬不出来。

「弟弟，我很高兴看到你现在这副样子，也希望你能继续好好活下去，永远活在光明里。」我微笑着掰开了他的手，「但我们，还是到此为止吧。」

17

回去后，我立刻提交了离职手续。

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顾扬之前的威胁，顾正阳没有再为难我，很痛快地批准了。

之前，邻市的一家大公司开出高价挖我，原本我想到顾扬，迟迟不舍得走，前几天才下定了决心。

交接完工作后，我把公寓挂给中介，独自一人搬去了邻市。

临走前，顾扬来我家楼下等我。

他穿着那件蓝白条纹的衬衫，眼睛红红地望着我。

「.....姐姐。」

我抱着箱子的手轻轻颤抖了一下。

「弟弟。」我叹了口气，「我要走了，你是来跟我告别的吗？」

顾扬的眼圈更红了：「姐姐，我会去找你的。」

「顾扬，我觉得我们还是稍微冷静一段时间比较好。」

他摇头，语气里带着一意孤行的倔强：「姐姐，我最多只能冷静一星期。」

.....好吧。

我不想跟顾扬再纠结这个问题，反正他还在上学，总不能退了学跑来找我吧？

我驱车离开，车子开出去很久，我仍然从后视镜里清晰地看到，顾扬站在原地，动也不动，直直望着我。

世事往往不尽如人意。

我以为自己向来薄情寡义，很快就会忘掉顾扬，可是没有。

我以为我已经搬走，大概此生都不会再见到顾扬，可是没有。

在新公司和同事闲聊的时候，我意外得知，春景和周维年他们铭峥合作的项目二期，出事了。

由于价格瞒报，加上人手锐减，两方需求不对应，延缓进度，最终合作破裂。

春景赔付了双倍的合同价格，而铭峥的二期项目没有如约上线，股价暴跌 30%。

顾正阳原本想趁火打劫，不料三年前的几个旧项目忽然被翻出来接连核查，一起牵扯进了这件大事里，公司流动资金链差点断裂。

不知怎么的，我忽然想起那天在车上，我说丢了铭峥二期项目时，顾言回我的话。

「姐姐，你不要怕，这是好事。」

这件事，会和他有关吗？

我心乱了。

下班后，我想去附近的酒吧喝两杯，然而走出公司大门，才发现外面下起大雨，我又没带伞，只能小跑去停车场取车。

然而跑到近处，忽然发现车门前站着一道人影。

他撑着伞立在那里，身姿挺拔，被雨帘模糊的面容依旧清隽锋凛。

顾扬。

我步伐微微一顿，他已经大步跑过来，把伞撑在我头顶。

浇灌而下的雨水被骤然阻隔，寒气却缠绕而上。

我湿淋淋地坐进车里，顾扬立刻握住我冰冷的手，微微扬起唇角：「姐姐，一个星期到了，我来找你了。」

我抿了抿唇，一言不发地开车回家，顾扬亦趋亦步地跟在我身后，一直跟进了浴室里。

我把湿淋淋的衣服脱下来，打开热水，站在渐渐升腾起的雾气里，望着他：「顾扬，你为什么还要找过来？」

「姐姐，我想你了。」

他一颗颗解开衬衣的扣子，露出赤裸的胸膛和腹肌，看着我呼吸微微急促，唇边的笑容里忽然多了几分恶劣。

我在心里低咒一声，勾着顾扬的脖子吻了上去。

情到最浓时，我忽然问：「春景和铭峥的事情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」

顾扬一下子在我身体里僵住，无奈道：「姐姐，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问这种事吗？」

我轻轻吻咬着他的嘴唇，笑道：「姐姐就想知道，你有多厉害啊。」

然后我就真的知道了。

果然厉害。

事后，我累得手指都抬不起来，只能顺从地蜷缩在顾扬怀里，任由他把我抱回卧室。他却像一只蹑足的猫，开口说起我刚刚提到的事。

不但春景和铭峥的事情是他从中插手，就连顾正阳趁火打劫反被拖下水，也和他脱不开干系。

我意外地挑了挑眉：「弟弟，那可是你爸的公司，以后迟早要交到你手上的。」

「我从来不稀罕他的东西。」顾扬不屑道，眉目神采飞扬，「姐姐，这次我过来，除了找你，还打算在这边拓展业务。」

我蓦然坐直了身子，讶异地看着他。

顾扬凑过来亲了亲我的鼻尖：

「你第一次睡到我时，去接我的那间酒吧，就是我跟人合伙开的。后来带你去的那个山月 livehouse，也是我开的。姐姐，我可是业内人士，不然哪能帮你弄到那么多门票？」

「这次过来，是打算在这边也看一个合适的场地，租下来做 livehouse 场馆。」顾扬说着，眨了眨眼睛，看着我，「所以姐姐，我可以在你家借住一段时间吗？」

18

顾扬在我这里住了小半个月，才终于找到一处合适的地方，签下合同，重新装修，并进行了加大力度的宣发，打算把这里开成本市容纳人数最多的 livehouse 场馆。

等一切尘埃落定，他躺在床上，玩着我的手指跟我说：「姐姐，我明天就得回去接着上课了。」

我懒洋洋地应了一声。

顾扬的动作忽然一顿，撑起身子看着我：「姐姐不会舍不得我吗？」

我没说话，顾扬苦笑一声：「姐姐，你是吃准了我离不开你，所以你才这么肆无忌惮，是不是？」

我的眼睑剧烈地颤抖了一下。

顾扬话说得很重，可我竟然不能反驳。

那天重新冷静下来后，我其实已经想明白了。

如果顾扬只是单纯想利用我报复顾正阳，大可不必把自己也搭进来。

何况他每一次看向我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，都真挚而热烈。

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我还在犹豫什么。

见我沉默，顾扬终于失望地坐起身来，哑着嗓子道：「姐姐，我不逼你，也不让你为难。我走啦，下次场馆里有你喜欢的乐队来演出，我会送你门票的。」

说完，他翻身下了床，就要离开。

一阵莫名的慌乱席卷上来，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抓住了他的手臂。

「姐姐。」顾扬沉沉的声音传进我耳朵里，情绪被迷雾遮掩，我竟然辨不清楚，「你既然不喜欢我，为什么还不放我走？」

「谁说我不喜欢你？」下意识的反驳脱口而出，我怔了怔，干脆咬牙把话说明白，「顾扬，你现在还小，不明白世事瞬息万变，真心可能随时会变。即使我现在这么喜欢你，可——」

话音没落，嘴唇忽然被顾扬堵住了。

「姐姐，你刚才说你喜欢我了，是不是？」他在我唇舌间呢喃，语气里散布着星星点点的欣喜，还有种目的得逞后的小得意。

他亲了我好一会儿，微微离开了一点，又在近在咫尺的地方注视着我的眼睛，「姐姐，你可以永远相信我的真心。」

我忽然反应过来：「顾扬，你诈我？」

他眨眨眼睛，委委屈屈地看着我：「姐姐，因为你迟迟不肯说出真心话，我只能使用一些非常规手段了。」

我嗤笑一声，望着他没说话。

顾扬得寸进尺，又凑过来吻我：「姐姐，你再说一遍你喜欢我，好不好？」

我望着他，看着他的神情从期待渐渐变得忐忑不安，忽地粲然一笑，伸手往下探去，咬着他的耳朵轻声道：「宝贝，姐姐要是不喜欢你，当初怎么会睡你呢？」

.....

很久以前，我曾经奢望父母爱我，这个世界友善对待我。

但父母弃我如敝履，世界给我以重击。

于是我竖起尖牙利齿，给他们以更沉痛的回击。

后来我遇到顾扬。

灼灼灿烂，像是夏日里最热烈的光。

我义无反顾地扑向他，就像飞蛾扑火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

